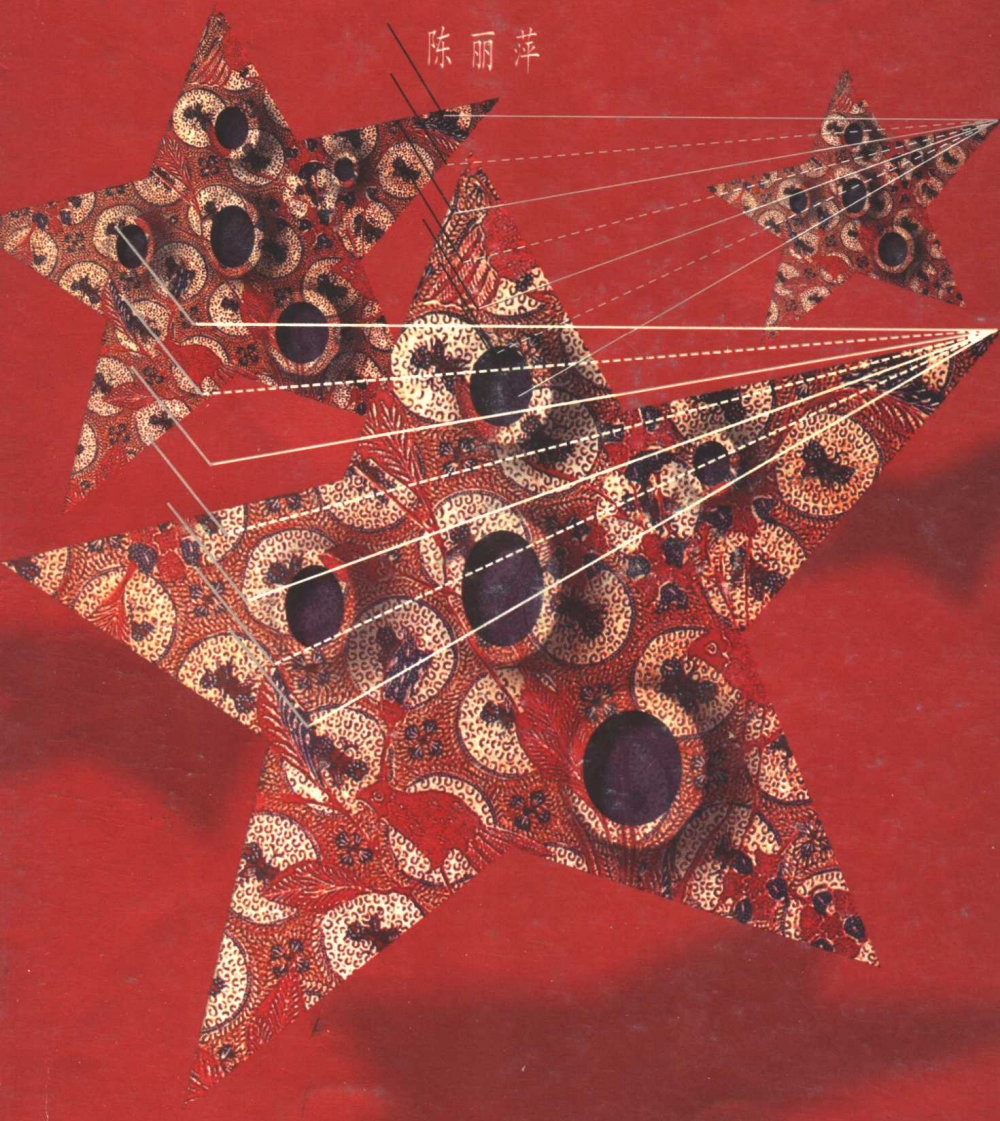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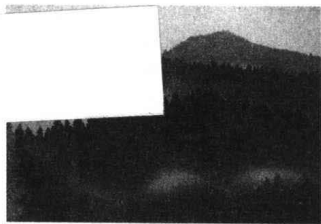




风住尘香

陈丽萍





十二月文丛

风住尘香

陈丽萍



泰山出版社

十二月文丛

风住尘香

著者/陈丽萍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编: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 32K

印张/12.25

字数/270 千

版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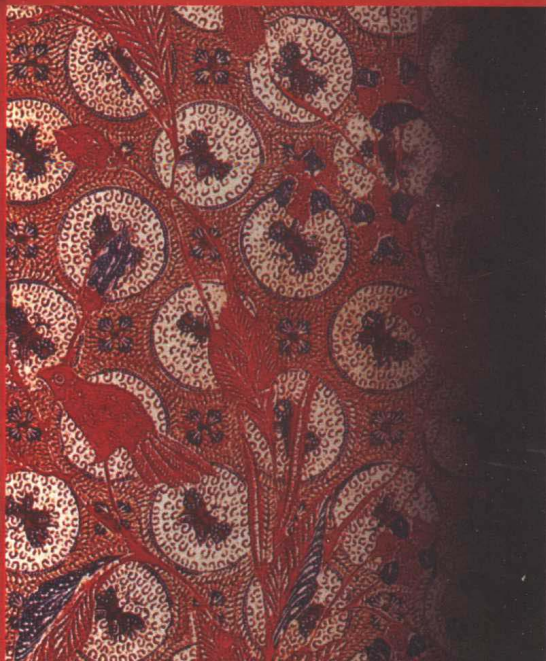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7—80634—113—7/I·10

定价/18.00 元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陈丽萍，女，1965年8月生于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东庄村。1987年起开始诗歌创作，1990年11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爱之恋》，其中有代表作长诗《爱之恋》。1991年12月加入山东省作家协会。1993年起开始尝试散文、小说创作。《风住尘香》是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





半个世纪的爱情（长篇）杨志军

精神的白天与夜晚（随笔·小说·译著）韩少功

烛光舞会（长篇）叶兆言

弃偶（长篇）梁晓声

石门绝唱（长篇）尤风伟

脉的影（散文）刘辉国

上帝广场（散文）刘元举

风住尘香（长篇）陈丽萍

千肠百结（长篇）[英] 汤姆·威尔逊
张彩霞 周国辉 译





十 二 月 文 丛

风 住 尘 香

陈丽萍

责任编辑：于景明

平面设计：吴 勇

序

最早知道陈丽萍是在读了她的诗集《爱之恋》之后，她的诗既不乏细腻优美的女性抒情，又充溢着饱满丰盈的哲理思索，其意象的高远和情思的深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在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庞大队伍中，陈丽萍及其诗歌是有着其独特的风格和存在价值的。而在这基础上，我又读到了她的长篇小说《风住尘香》。这部小说使我对作为作家的陈丽萍又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她出色的语言能力、编织故事和驾驭结构的技巧都令我刮目相看。当然，我们很难说这就是一部完美无缺的长篇小说，也很难说这部小说在当今文坛上就达到了多高的成就，但从陈丽萍个人创作的历史上来看，这却绝对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作家陈丽萍正在完善自己的文学个性并开始一步步走向“大气”、走向成熟。

首先，这部长篇小说显示了作家对于纷繁广阔的现实与历史事件的提炼、把握、概括和组织能力。小说以 1919 年之后几十年间整个山东乃至全国的抗日斗争为背景，通过几个家庭的富有传奇性的悲欢离合表现了整个中华民族风云际会的历史真实和时代氛围。作家有着很强的故事编织能力，她善于将扣人心弦的情节悬念和从容不迫的叙述节奏较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整部小说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张力。小说

由两条情节线索交织而成：一条是钟子瑜一家因妹妹钟子君和妹夫林森被“暗杀”而引发的危机与变故。钟子瑜在丈夫离家出走后带着儿子李谷雨和侄儿林海回胶东海边小镇生活，林海怀着对姨母的仇恨长大，并以与弟弟在和钟秀丽爱情问题上的矛盾为借口而离家出走。一条是日本人山本一雄和京子因为爱恨情仇而经历的残酷追杀。京子为了阻止山本和黑妮结婚对他们痛下杀手，并抢走了他们的女儿山本樱梅，而山本则带着黑妮和京子的女儿慧子隐姓埋名开小饭店过生活……两条线索先是各自独立发展，但最终又通过林海和山本樱梅的出现而糅合在一起，各种力量、各种人物展开了面对面的冲突和交锋：日军的入侵、人民的反抗、民族的灾难、个体的荣辱……都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画面中融汇在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中，不仅人物命运错综复杂，而且情节发展更是波澜壮阔、大起大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其次，这又是一部有着很强的情感震撼力和人性深度的小说。作家在精心编织和构思故事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于主人公心灵痛苦、矛盾和复杂人性的刻划上，这使得整部小说在情感和思想探索上的深度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我看来，钟子瑜、林海（李重阳）、李谷雨、钟秀丽、钟子君、李振寰、京子、林森（荒井一雄）、山本樱梅等都是小说刻划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他们既显示了作家在小说人物塑造上的功力，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部小说的成就。这方面，钟子瑜称得上是一个极有深度的艺术典型。她以一个女性之躯背负着几十年的情感和心理重荷养大了两个孩子，她所承担的委屈、误解和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但在小说中等待她的却是接连七封复仇血书和儿子李谷雨对她的严厉责问。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的爱与恨、她的母性与妻性、她的善良与独断、她的

软弱与无助、她的忏悔与自责都被统一在临危不乱的坚毅神色里。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巨大精神力量,同时也能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某些负面影响对一个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可以说,钟子瑜内心强烈的情感风暴和灵魂撕扯的痛苦搏斗也正是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其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矛盾性都值得我们仔细回味。小说中另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是林海。这是一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人物,他从小被仇恨所压迫,性格和心理都被扭曲、异化了,在汉奸父亲林森(荒井一雄)的诱导下,他成了一个杀人成性的杀手。但他的良知和人性又并未全部泯灭,他也痛恨日本鬼子,也热爱自己的家园和亲人。正是这种良知和爱驱使他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与日军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看不见的战斗,并最终站到了人民的一边。小说以很大篇幅刻划了林海矛盾、复杂的心理情感和性格,他的转变也显得令人信服。此外,小说对于几个反面人物荒井一雄、京子、山本樱梅的描写与刻划也极传神、到位,作家没有简单化地处理人物,而是从心理与情感角度深入挖掘,使人物性格的典型性和立体性大为增强,并为整部小说增色不少。

再次,我觉得《风住尘香》还是一部充满美丽诗情的小说。这首先就体现在小说的题目上,如果单就文字本身而言,恐怕任何读者都会把“风住尘香”视作一部美丽诗集的名字。作家是一位女诗人,女性的抒情气质不仅落实在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而且也显而易见地落实在林海和李谷雨这些有着诗人性格的男主人公身上。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抒情性的描写和抒情性的叙述构成了整部小说文本的演进基调,而对于生命、历史、人性、爱情等的思索与拷问则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要情感动力。在作家的努力下,激情的人生画面、优美的景物

渲染、清新典雅的语言文字共同赋予了小说源源不断的诗意力量。九十年代以来,许多诗人转向小说创作,他们对于小说诗意的追求应该说对于整体提高中国小说的艺术水平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我以为,《风住尘香》能够在一部以紧张曲折的情节故事见长的小说中写出如此的诗意诗情,实在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不过,这部小说也还存在一些艺术上的局限:少数情节的展开不够充分;叙述有时略显拖沓和沉闷,不够干练等。但不管怎么说,陈丽萍已用她的第一部长篇成功地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实力和才情,我很高兴她在此所取得的成绩,并盼望她能超越这个长篇进入一个新的艺术境界。曷为之作序,写下如上文字,权以代之。

吴义勤

戊寅春于山东师范大学

1

山坡上一座大坟。

坟上赫然绽放着一簇簇夺目的黄菊花。花开得好美，好热情。黄色不是死亡的颜色，只是，坟头上矗立着一块六尺高的青石碑，碑身泛着青冷的光——那不是死亡的颜色吗？

林海面色冷峻地凝视着碑上的两个名字：林森 钟子君
良久，良久，他才转过身来，面对着一个西装笔挺、一脸络腮胡须并戴着墨镜的男人。

他只静静地站着，站在秋风里。一对漆黑的眸子里盛满了悲苦和忧伤。

戴墨镜的男人也静静地凝视着他。忽然，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上，响起了一声凄厉的乌鸦的叫声。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令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个字：死！

戴墨镜的男人终于耐不住了，他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何况惨死的还有你的母亲。”

林海忽然转过身子，遥视着远方，缓缓地说：“你到底是誰？为什么一直照顾我，为什么逼我去报仇？你应该知道，报仇是我个人的私事，我不喜欢他人干涉得太多。”

“如果这是上面让你做的事呢？”

“不可能。”

“为什么?”

“组织不会这么关心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你错了。”戴墨镜的男人摇摇头,说,“我很关心你。我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材。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不会看错人。”

“但是……”

“我用人一向严格,我不允许我的部下做事分心。”

“我做事从来都是全心全意。”

“又错了。这次你是回到你最不愿意回去的地方。我不敢保证你能全心全意地工作,所以,我必须让你先安下心来。如果你下不了手,我可以让组织来处理这件事。”

“不,不必。我自己的恩恩怨怨,我自己会做一个了断,而且我还不想像做得太痛快,我也要让他们尝一尝家破人亡、身不由己的痛苦。”林海有些激动地说。

听到这句话,戴墨镜男人的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容。

“你要记住,这次是要你从正面入手,我们的大东亚计划需要很多的物资。盐、粮都是我们需要的,劳动力也是我们需要的。”

风吹草动。林海的激动仿佛已被冷冷的秋风拂走。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明白。”

“那就全心全意去做。不成功则成仁。”

“是。但是,惩罚一个人的最好方法绝不是死。”

远方有一朵浮云轻盈地飘过来,掩住了日色。秋风拂起了那一坟的黄,林海的胸开始起伏不宁,双拳也紧握着,但脸上依然是冷漠的平静。

一阵煞气浓重的秋风袭过来,林海陡觉有一股莫名的潮

水从心底窜向喉头，他想说什么，但另外一股莫名的情绪却将他的舌尖及时地打住了，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有一抹晶莹，蒙上了林海的眼眸。

多久了，他一直努力地将所有的往事尘封在记忆的最深处，幻想着有一天他能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人生有太多的不如意，就像他多难的人生一样。他不能摆脱掉过去，谁也不能。此时，他的记忆就在遥远的一个海边小镇上流连。他记起了那一座古老的大宅子，一座别致的二层小白楼，楼下琴房里有一张美丽的脸，一双白皙而修长的手娴熟地弹奏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琴声雄壮而悲怆……

林海的记忆被琴声拉回来了，一双悲苦的眼睛笼上了一层迷茫和忧郁。

他抬头看了看天，天边残阳如血。

“今天是你第三次亲自见我，我希望以后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

“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别忘了，我是你……”

“没忘。你只是给了我一口饭吃的人。”

“那我也该算是你的恩人。”

“不，你不是。你给我的只不过是一口恐惧得食不知味的饭，我没想过要谢谢你。”

“年轻人，太狂了吧？”

“不，你给我的每一口饭，都是我用我的命换来的，我不欠你。”

“我还给了你一切：金钱，女人，权力！”

“但我出卖了自己。”

“你贪心。”

“不，我早就无心无肺了。”

“这是英雄本色。我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

“我知道，你欣赏的是什么都敢卖的人。”

“年轻人，这样解不了你心中的恨。”

一语道破天机。这个男人比黑色的血还可怕。林海已经嗅到了浸了毒的血的腥臭味，他不想待下去了。

“我现在就走。我换了今天的车票。”

“因为梅梅？”

“是。”

“她只是一个孩子。”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

“不过，有她在身边，你会更安全。”

“我知道。我需要她，但是，我想一个人先回去。”

“那就祝你一路顺风。”

“谢谢。”

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戴墨镜的男人看着他的身影渐渐远去。

突然，远去的身影似乎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似的，倏地停住，转过身来，又一步步走上山来。

戴墨镜的男人心里一阵紧缩，但是，他没动，他相信他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破绽。

林海并没有走得很近，他知道对方可以听见他说的话。

“爹，为什么一直不肯认我？”

戴墨镜的男人仿佛被这一个“爹”字咬了一口似的，脸色刷地变了，变得惨白惨灰。只是相隔较远的林海看不清楚，他听到戴墨镜的男人哈哈笑着说：“我很欣赏你，但这并不能给你造成不必要的幻觉。如果这次任务完成得好，回来我一定收你做养子。”

下面的身影没有再说话，转过身去，如飞一样消失在暮色之中了。

戴墨镜的男人这才摘掉了脸上的墨镜，擦掉了眼角的一滴浊泪，然后，一只手抖抖颤颤地摸了摸后脑勺，似乎确定了脑袋还好好地长在脖子上后，这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自语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这是一个滨海小镇。规模虽比不上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但小镇自有小镇迷人的地方。

小镇因三面环海，遍地皆石，故名曰石岛。一九四〇年的小镇只有二点五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两万。它始建于明末清初，初为小小的渔村，东临石岛湾，南濒王家湾，湾内天然背风，海水清幽坦阔，是渔船最佳的避风港。因而吸引了大批南北的渔船、商船，湾内经常泊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南船北客，你来我往，小村就这样一日日兴旺起来。更有南船北贾，看好此地风水，入地坐户，小村又渐渐地变成了小镇。镇内有渔行、商号、药房、客栈和各种各样的南北小吃店百余家。因其流通畅达，民俗开化，竟有“小上海”之美称。

但支撑小镇繁华不衰的，一直是靠海吃饭的船行和渔行两业。船行也叫行棧，以接待外来商船为主业。船行所经营的业务，主要是代客卖货，从中挣取佣金，并兼营打渔、海上运输及土产加工等。船行资本的厚薄主要取决于外来客船，因此，能否将船客拉到本号寝食才是关键。所以，每个船行都设有几名训练有素、能言善辩的“船拉子”，负责拉客。在小镇的

二十余家船行中,最令人眼热的“船拉子”,要数“信和船行”的李亭风了。但,那也是几年前的风云人物了。自船行小老板离家出走后,这个风云一时的“船拉子”,便一日日消沉堕落起来,终日以酒作伴,“信和船行”遂一日日衰败了。这不能不叫小镇上的其它船行暗叹惋惜之后,拍手称快。只是,南北的商船仿佛也随着李亭风的消沉而归隐,这不能不让船拉子们咒叹时运不济。尤其近几日本人的军舰泊在港湾外,大多数船行关门歇业,船拉子们更是心头窝火,恨不得来一场海啸,把小鬼子的军舰撕成碎片。

此时,正值日暮时分。太阳懒慵慵地赖在西山洼里,眼见着就要沉入梦香中了,若在往日,此时正是小镇繁华热闹的开始。各条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小商小贩的沿街叫卖声,那是千奇百怪,此起彼伏的。再混和着各家铺子前面小伙计招揽顾客的长短不一的吆喝声,小镇的傍晚倒也不失“小上海”之称,热闹得很。

而今天,小镇的傍晚,却是冷冷清清,半天看不到一个人影,即便有人经过,也是脚步匆匆,一溜烟便没了影。只要想一想近在咫尺的东洋鬼子,还有那面沾满血腥的膏药旗,哪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里不是沉甸甸的呢?这面冷冷的旗,就如同一块沉重的铅,压着众人的心坎,想喘口气,都不容易,又哪里来的心情去呼朋唤友、三五成群凑热闹呢!

夜,悄悄地降临了。

无风,无云。小镇静默着,静得人心里发慌,静得人们仿佛觉得自己被剥光了衣服一样,无所适从。朝不保夕的日子,实在是太恐怖了。

平常百姓,一家人早已蜷缩在炕头上,守着不可知的夜晚,等待着不可知的明天。就连往日人来人往的福泰客栈也

鲜有人临。可就在这时，偏偏有人走进了福泰客栈的黑漆大门。

此人一脸浓浓的络腮胡须，身穿紫绸长衫，头戴紫缎宽檐绅士帽，手提一个精致的黑色小提箱。当一切安顿好后，他吩咐伙计道：“我想见信和的李亭风，你帮我查一查在哪里能找到他。”

“现在？”伙计问。

他点点头，又说：“你尽快查，这事你一个人去做，不可张扬，你的老板也不例外。找到了，我有赏钱。”伙计顿时笑容满面，连声应承。

但从客人的房里一出来，伙计就皱着眉头对老板说：“此人非寻常人物。”

“嗯，这个人杀气太重，绝非商贾之辈。”

“是人是鬼这咱都不怕，只怕白惹了一身臊气。”

“你知道就好，多照顾他一些。”

“好。”

“他什么都不要。”

“不吃不喝，店钱给的倒痛快，应当不是小家子。”

“是练家子。”

“嗯，走路做事都不是拖泥带水的人。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人也多是最麻烦的人。”

“进了咱们的店，还怕麻烦吗？”

“不怕麻烦，只怕臊气。”

看来，这小小的福泰客栈可不简单，能担得起麻烦的客店，在乱世中是绝不多见的。

可是，这一次，小小的福泰客店却偏偏在麻烦滩里翻了船。因为，这个不平凡的客人是林海。此时的林海，已摘掉了